

第1期

刘华杰 薛晓源 主编

中國博物學評論



The Commercial Press

第1期

刘华杰 薛晓源 主编

中國博物學評論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博物学评论. 第1期/刘华杰,薛晓源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146-9

I. ①中… II. ①刘… ②薛… III. ①博物学—中国—文集 IV. ①N9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1398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博物学评论

(第一期)

刘华杰 薛晓源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146-9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2

定价:40.00 元

《中国博物学评论》编委会

主办单位

商务印书馆

顾 问

许智宏 院士

王文采 院士

主 编

刘华杰 北京大学教授

薛晓源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编 委（按拼音顺序）

蔡长虹 商务印书馆教科文中心副主任

崔伟奇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

丁 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李 平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林 拓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刘 兵 清华大学教授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苏贤贵 北京大学副教授

田 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国盛 清华大学教授

徐保军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余 欣 复旦大学教授

詹 琰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继达 北京大学附中特级教师



目 录

发刊词	刘华杰 薛晓源	1
对《中国博物学评论》寄予厚望	江晓原	3
贺词	刘 兵	5

纵横

博物学视阈下的生态启蒙与美学苏醒	薛晓源	7
复兴博物学的几个问题	刘华杰	16
从天堂鸟的发现之旅浅谈近代博物学的发展历程	胡运彪	22
世博见证：文明反思与博物学的复兴	杨沁杰 王世晨 范楠楠	31
万物与帝国：试述汉代博物之学的社会语境	王立刚	49

专题：博物在行动

游侠昆虫学家张巍巍	（文）姜 虹 （图）张巍巍	62
孙英宝：执着描绘植物的小众科学画师	（文）李聪颖 （图）孙英宝	86
博物选修课与学校的自然教育	张继达	96
这些年的“自然笔记”	空 错	110
初品“博物学下午茶”	彭凌璨	126

小品

非洲游记	詹 琰	134
------------	-----	-----

《鼯鼠的故事》植物版收看指南（上）.....	余天一	146
------------------------	-----	-----

博物画

地黄：童年的小蜜罐儿	李聪颖	155
------------------	-----	-----

图书信息

博物之旅：趋近天地大美

——“博物之旅”丛书之《发现最美的鸟》《发现最美的昆虫》

发布仪式发言纪要		157
----------------	--	-----



长期以来，博物学是人们了解山川、岩石、动物、植物等自然物，对其进行观察、记录、分类的重要学问。首先是世界各地的普通百姓对自己生活区域周围事物的熟悉和利用，其次是专门家对远方世界中自然物的探索、收集。现在，在近或在远，无论曾经如何辉煌，博物学在宏观层面探究事物的方式已不再时髦，各种专门学科和技艺似乎完全取代了其功能，各级学校的课程表已难觅博物学（*historia naturalis/natural history*）的字样。博物学已经沦为前科学、肤浅探究的代名词。

博物学在衰落中，但是并没有彻底死掉，相反它在主流教育体制之外意外获得了广阔生存空间。在许多国家，博物学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高度认可和广

泛参与，博物类图书和博物类活动均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可能的解释是，博物学有独特的视角和眼界，重视普通人在“生活世界”的感受，在乎系统在大尺度上的价值权衡，它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主流的“现代性”话语的不足。

博物学有用吗？按主流观念，用处不大。在推崇强力与控制的现代性逻辑看来，博物学柔弱且低效。但是二分法中并非只有一个侧面享有价值，现代性越排斥博物学，人们就越喜欢博物学！实践证明：“我博物，我快乐！”因为非强力，快乐而少伤害。

老罗斯福曾说，对博物学的兴趣未令其政绩清单变得更长，但它的确为其生命增添了极大的乐趣。其实，并非仅涉及个人生活，博物学爱好、与博物学

家的交往，影响了其荒野观念和整个美国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

各门具体学科，已经深入揭示了大自然的方方面面，并且每时每刻仍在生产坚实的知识、研发高效的技术。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成为阻挡博物学复兴的依据、借口；相反，有识之士恰好认识到，碎片化的知识需要新综合、算计，超高速的技术推进加剧了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损害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导致天人系统严重的不适应，威胁到“盖娅”（Gaia）的可持续生存。

博物学不意味着肤浅，历史上它一直在演化着，今日仍然需要研究和传播。达尔文是地道的博物学家，他的思想对人类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显然不是因为它肤浅，而是因为它深刻且易被误解。演化论是博物学传统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卡森也是博物学家，虽然许多人有意忽视她的这一身份，但是谁也

无法否认，就像经验科学发源于哲学一样，演化论、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的确发源于博物学。不过，严格来讲博物学并不完全属于科学，博物学与科学有交集，却并非科学的真子集。除了与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的关联，如今的博物学与环境伦理学、环境史、环境美学、自然教育、科学史、可持续发展研究有着多方面联系。

经过许多人的艰苦努力，《中国博物学评论》终于创刊了。我们把它定位于半学术性的读物，希望把它办成雅俗共赏的博物学文化论坛。古今中外、一阶二阶与博物学相关的内容都在讨论之列。我们将秉承开放办刊的原则，摒弃门户之见，欢迎不同观点坦率交流。

刘华杰、薛晓源

2016年5月3日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
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对《中国博物学评论》寄予厚望

《中国博物学评论》发刊在即，承主编和商务印书馆热情相邀，命有所言说。辞不获已，就借此机会在这里谈一点外行的一孔之见。

在许多人心目中，画画花草图案，做做昆虫标本，拍拍植物照片，这类博物学活动，和精密的数理科学，比如天文学、物理学等，那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博物学显得那么的初级、简单，甚至幼稚。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将“数理程度”作为唯一的标尺，用来衡量一切知识。但凡能够使用数学工具来描述的，或能够进行物理实验的，那就是“硬”科学。使用的数学工具越高深，越复杂，似乎就越“硬”；物理实验设备越庞大，花费的金钱越多，似乎就越“高端”、越“先进”……

这样的观念，当然带着浓厚的“物理学沙文主义”色彩，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正确的。而实际上，即使我们暂且同意上述“物理学沙文主义”的观念，博物学的“科学地位”也仍然是可以保住的。作为一个天体物理专业出身，因而经常徘徊在“物理学沙文主义”幻影之下的人，我很乐意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天文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中，有绘制星图，编制星表，以及为此进行的巡天观测等等，和博物学家“寻花问柳”，绘制植物或昆虫图谱，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

近来博物学在中国渐呈“复兴”之势，关注博物学的人多了起来，许多与博物学有关的书籍也次第出版，有些还获得了相当好的销售成绩；在学术层

面，有关博物学的博士论文也已经出现了多篇。对于此事，刘华杰教授提倡鼓吹之功，实不可没。

中国是有博物学传统的，尽管中国古人所说的“博物”与现代西方传来的“博物”在语义上或许有所差别，但许多精神是一致的。就现实的社会功能而言，博物学也不仅仅是象牙塔中“学术怀旧”的题目，而是可以对我们当下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的。例如，博物学可以直接和环保、绿色生活之类的理念相通，这是容易想到，而且有目共睹的。但博物学无疑还可以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比如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扮演唯科学主义的解毒剂的角色；又如前些年我和刘兵教授、华杰教授的三人谈《博物学编史纲领》（署名“崔妮蒂”）中曾设想过的，以博物学的眼光和标准，将

可以写出一部完全别开生面、与现今已有同类作品大异其趣的新科学史。

博物学在中国有其传统，这对于博物学的复兴固然是好事，但也会形成另一方面的某种挑战。由于博物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入门槛”相对来说比较低，不需要太艰苦的专业训练，就可以涉足进来。这对于博物学走进公众生活当然是有利的，因为容易将各方面的博物学爱好者吸引过来；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从理论层面进行建设和提高，将博物学从亲近自然或怡情悦性的层面提升到真正的学术高度，也就显得尤为迫切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博物学评论》有厚望焉！

2016年7月20日



《中国博物学评论》的创刊，对中国出版界来说，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对于文化传播来说，更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里之所以说文化传播，是因为，其一，正如此刊的主编在发刊词中所讲的，“严格来讲博物学并不完全属于科学”。当然，博物学与科学的关系，涉及到对科学的定义和理解，若有人愿意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定义科学，博物学也可算作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还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尽管在当代狭义的科学中，它已经几乎被排除在外。其二，文化，其实是可以大于科学的，讲文化传播，其包括的范围和具有的价值，也显然大于狭义的科学。

人们不能不承认，科学界不关心

博物学，学校里也不专门教，许多人甚至不了解博物学究竟是指什么，这是现实。但博物学在当下又是有其社会需求的。近年来，博物类著作的热销，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一方面，对于博物学的回归，就平衡科学发展以及科学的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和弊端，有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狭义的科学，虽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但普通人毕竟难以接近，而有着悠久历史的博物学实践，却是普通公众更容易亲身体验和参与的。对博物学的实践参与，或哪怕是在文化上的关注，都可以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说，热爱博物，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公众对博物学的关注，也体现出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

要亲近自然、回归自然时，有了博物学的观念，就会让人们自然的热爱有更好的依托。

在不同的文化中，博物的概念也会有所不同，希望这份刊物，能以更开放、包容的方式，体现出不同的博物传统，包括中国文化中的博物传统，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亦会重视的（与现代化产品有所不同的）人工物的博物观，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学的传播阵地。

虽然在现代化的今天，博物学文化还相对小众，还远未能与更强大的现代化、商业化的社会发展和主流文化相抗衡，但正因为其相对弱小，同时又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潜能，才更突显出创办这份在中国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刊物的重要性。

愿这份刊物能持久地办下去，为对未来抱有美好的希望、对生活 and 世界有爱心的人们提供一份精致的精神食粮。



博物学视阈下的生态启蒙与美学苏醒

2012年以来,出版界出版了一系列博物学书籍,其中《植物学通信》《天涯芳草》《发现之旅》《博物人生》《檀岛花事》《伟大的博物学家》引起普遍关注,其他出版社纷纷跟进,学界的研究也在蓬勃发展,虽然不能说“博物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但是温煦的和风已在不经意间扑面而来。生态文明研究者更是奔走相告,认为博物学的复兴拓宽了生态文明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丰富和加深了生态文明研究的层次。然而面对博物学带来的冲动与兴奋,人们不禁要问:博物学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魅力激起生态文明研究的深层浪花与层层涟漪?

一、博物学何为?

某物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古希腊哲学的一种提问方式,也只有古希腊才有这种提问方式。这种提问方式是寻根究底的追问,或可企及事物存在的本质。博物学是什么?这涉及博物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呈现方式。根据学界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概括博物学的研究领域:

1. 博物学研究客观世界的物的存在方式。从宏观到微观,从天体星球到鸟兽虫鱼,从崇山峻岭到大河大湖,从广袤的森林到干涸的荒漠,从寒冷的北极到赤日炎炎的非洲,从常年积雪的喜马

拉雅山脉到终年葱茏的亚马孙热带雨林，博物学可以说遍及世界各地各种事物的存在形态和样式。物种的丰富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光是蝴蝶，据说就有30多万种，形态差异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看过100多位博物画家绘制的2万多张蝴蝶图片，其中很少有重样的，让人叹为观止！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博物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学问。

2. 博物学是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学问；博物学从来不是抽象的学问，很少有宏大的叙事和抽象的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个例外）。虽然也有博物学家拉马克写过《动物学的哲学》，并得到我国哲学研究者赵鑫珊先生的极力推崇，他说：“这比单纯‘动物学’叫法要好得多。前者好比是贵族，后者是穷人。前者有种神气、王气。”（赵鑫珊，2008：29）但博物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关于某一地区某类物种的研究或者某个岛屿某个海角的研究，研究的种类五花八门，基本上可以穷尽世间万物的存在样态。有些地区因为物种的丰富性和奇特性而成为博物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南美洲的苏里南岛屿，因17世纪德国女博物学家梅丽安的名著《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而闻名于世；太平洋岛国新几内亚因盛产美丽的天堂鸟（又称极乐鸟），成为博物学家竞相追逐、热切向往的地

方，演化论的提出者之一华莱士就曾奔赴这里，并写下皇皇巨著《马来群岛自然考察记》，英国鸟类学大师约翰·古尔德也绘制了三卷本巨著《新几内亚的鸟类》，引起欧洲上层社会的轰动；喜马拉雅地区因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物种的奇异性，吸引众多博物学家涉险前往，胡克捷足先登，写下《喜马拉雅的日记》《手绘喜马拉雅植物》《锡金—喜马拉雅的杜鹃花》等博物学名著，从此点燃人们对喜马拉雅的无限热情，至今不衰。上述三个地区，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奇异的物种而呈现出的“地方性知识”，吸引了全球的眼光和关注，从而成为“地方性”和“全球性”体现得最为完美的地区。

3. 博物学是关于默会知识的学问。波兰尼在《个体知识》中提出，人类具有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身体知识。这些知识通过人类的眼、耳、舌、身、意诸感官累积沉淀下来，并在一定的情境中运用和呈现，因而可称之为“默会知识”。“默会认知的任何一种行动，都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五官的形成是以往世界史的产物。”默会知识强调人类日常生活丰富的体验性，关注人与万物相遇、照面、交往的具体情境和个体的独

特经验,关注对这些知识的积累与运用如何逐渐成为人类认知的一种潜能和基质。庄子盛赞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默会知识最为鲜活的案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种知识的最高境界就意味着艺术与科学上的天才的出现,中国人说:书道至矣,“虽父子不能相传”。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就是例证。个体性知识也不是不可以通约的,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博物志》、法布尔《昆虫记》用拟人、比喻等文学手法描绘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形象生动,多姿多彩,至今风靡全球。这些丰富的个体体验转化为人类关于自然界的集体知识和记忆,不能不说是博物学传播史上的一段传奇。

默会知识或者个体知识还隐藏着一层未曾言明的意思,就是提倡和重视人生体验的亲历性和亲证性,波兰尼称之为“具身性”和“亲知”。杨万里名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宛如一幅清丽雅致的白描画卷,如果没有丰富而独特的人生感知和体验,不可能写出这样清新隽永的诗句。每吟咏这首

诗,我就会自然地联想起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在荷风送爽中,满世界追逐五色斑斓的蝴蝶和蜻蜓。其情景,其风韵,其色彩,其快乐,非言语能够表述,妙处难与君说!

4. 博物学是关于生活世界的知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最早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但是胡塞尔从来没有明确界定“生活世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他描述的生活世界具有“生命攸关、有切身利益关系的生存必需”的意味,但是他只是粗略描绘了生活世界的特征:“在先性”或先天不可避免性;本源性,因为它是一切有意义活动的发源处;纯经验的构成性;境域性;主体性,也就是说,这世界总是“我们的”世界,通过我和我们的共同视野而构成。(张祥龙,2011)倪梁康先生概括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具有非课题性、奠基性、直观性、主观性等特征,说白了,生活世界就是我们人类所处的自然和历史环境,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的发源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我们体验、表征的意义所在。

二、我们时代的启蒙:生态启蒙

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

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对 18 世纪以及 20 世纪的启蒙都进行了批评。他认为 18 世纪的启蒙主要限于自然的科学化、理性化,表现为方法优先的异化。但是,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启蒙运动向人的生活领域的扩展,启蒙主要表现为人的生活实践的科学化、理性化和技术统治的异化。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必须对 20 世纪的启蒙乃至启蒙本身进行启蒙与反思:其一,对技术的信任与滥用,使技术合理化已达到了极限,导致了“生态危机”,若从技术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来看,则这一切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亦即我们人类还不够真正成熟的标志。如若我们继续遵循这样的道路,技术的过度发展,那么“在可预见到的未来,这会导致地球生命的毁灭”。其二,科学本身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备的可能性是有界限的。如果世界按现状继续发展,这个世界就会完蛋。”(伽达默尔,1988)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别无出路,而只有进行新的启蒙才能把我们人类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摆脱“灭顶之灾”。按照康德对启蒙的一个基本定义,“启蒙”就是使“人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的过道”,因此借助于它,我们人类能超越自身的不

成熟而臻于真正的成熟。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在人类已经进入核技术时代、基因技术时代或化学技术时代的今天,所有的风险和危机都不仅仅有一个自然爆发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在极大范围内造成惶恐和震颤从而使早已具体存在的混乱无序之状态日益显现的社会爆发的过程。”(贝克,2003)针对焦头烂额的处境,贝克还是充满信心地提出,必须对 18 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启蒙进行批判,倡导第二次启蒙,即生态启蒙。生态启蒙包含以下内涵:1. 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风险世界,这个世界迫使我们去认识和理解并继而驾驭风险、危险和灾难,风险文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风险文明开启了一个学习过程:“环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由此衍生的全球治理浮出海平面,逐渐成为共识。2. 生态启蒙尊重不同地区和区域的生态多样性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生态文化和传统,提倡在多样性中生活。3. 生态启蒙对科学与技术的神话进行批判的反思,把握和界定科学与技术的使用范围和界限。

生态启蒙希望人们从新的独断论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它要破碎以下迷梦:1. “自然界是无限的。”自然界所蕴藏的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森林、植被、水资源、海洋是有限的,石

油、天然气、煤炭等和人类生存攸关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已探明的资源，还是未曾探明的资源，面对地球上70多亿人的持续索取，都将会捉襟见肘。2.“科学是万能的。”贝克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孕育了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是一位‘错误女神’。”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表明，科学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是极大地造福整个人类社会，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的种种优越，其负面影响是终究有一天会由此毁灭整个人类社会。3.“专家是万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丛生的时代，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咨询，于是有形形色色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频频亮相，解疑释惑，忙得不亦乐乎。专家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模式成为大众的行为指南。面对生态风险、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人们往往听从专家的“指导”，局限于问题的枝枝节节，而不去整体思考和反思这些问题的由来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因而很难提出总体性的、根本的解决方案。

三、博物学与生态启蒙

我认为博物学与生态启蒙有很好的对接点和融合处，它们的有机结合和互

通可以深化和拓展生态文明的实践和内涵。其一，博物学研究非常关注已经灭绝的物种和正在灭绝的物种。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的300年里，人类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和魄力，改变了万物日常栖息的地球。在这300年里，地球上也有无数种美丽的动物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罗斯柴尔德对于人类灭绝物种的行为痛心疾首，花了毕生的精力编撰一部书籍以追念这些美丽的精灵——《灭绝的鸟》，他在前言中写道：“人类破坏并继续破坏着物种，或为食用或为狩猎娱乐。……而人类对其生存家园的破坏也摧毁了它们生存的根本。人们乱砍滥伐，剥夺鸟类的空间，使其挨饿受病。……痛心的是，人类的足迹，的确对物种多样性造成太多伤害。”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是个出色的猎手，为了绘制鸟类图片，他曾射杀大量野鸟并制作成标本。奥杜邦晚年撰文对射杀鸟类的行为深表忏悔，并积极投入鸟类保护。古尔德在《澳大利亚哺乳动物》中对袋狼详细的描述和细致入微的描画，在袋狼灭绝的今天，不啻为一曲令人惆怅的挽歌。博物馆陈列的大量动植物标本和化石以及博物学家寂寞的著作和画作，时时刻刻提醒着忙碌的人类：已经灭绝的物种和濒临灭绝的物种正在与时间赛跑，人类